



黄 际 昌

纪实文学的 快速写作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40
纪实文学的快速写作

黄 际 昌

出版：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阜宁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162,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80册

ISBN 7-5346-0182-7

I·53 定价：2.00元

责任编辑 黄天戈

目 录

一 我国纪实文学的回顾

什么是纪实文学·····	1
姓“土”还是姓“洋”·····	7
新曙光照耀神州·····	13
经受战斗的洗礼·····	21
现代纪实文学别开生面·····	29

二 实事求是与纪实文学

不实的“实录”·····	36
求实的传统·····	38
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生命·····	41
事实中自有魅力·····	46

三 纪实文学写作的长期准备

正确认识这个世界·····	50
多方借鉴 厚积薄发·····	58
速写作者的特殊训练·····	62

快速记忆与快速写作·····	75
快与好辩证统一·····	90

四 速写体与速写法

要求和希望·····	96
百米优胜也光荣·····	99
“一挥而就”有先例·····	106
“立体空间”·····	112
万事万物都可以分解·····	115
以快对快 大势所需·····	123
应时而生的速写文体·····	130
文学是“片断的片断”·····	144
在限制中施展才华·····	147
布阵的“帅”——主题·····	152
速写的结构·····	154
速写的笔法·····	161
速写的语言·····	179
长文可以写快些·····	195
莫等捷径 奋力长征·····	209

五 人物速写谈片

目中有人 笔下出人·····	217
表彰群英 鞭挞百丑·····	219
“造形艺术”·····	221

不在立传 但求传神·····	222
人物的“时代印记”·····	224
境迁性移·····	226
氛围的渲染·····	227
一个“跨”字见功力·····	229
在对比中表现“这一个”·····	230
喻言的妙用·····	232
捕捉人物的动势·····	233
三根毫毛显特征·····	234
“灵魂的住所”·····	235
瞬间思绪·····	237
间接描写和直接描写·····	239
此时无声胜有声·····	240
后记·····	242

一 我国纪实文学的回顾

什么是纪实文学

大家都知道，文学有多种体裁，如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等等，其中还有一种特别的体裁，就是纪实文学。

纪实文学的“特别”之处，在于“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0页）。这是马克思在论述报刊中提出的。我认为，引用这句话来为纪实文学下定义，是确当的。请注意其中两个要点。一个是“根据事实”，根据事实来写，必须“言必实”。作者不能臆断，不能虚构，完全靠事实说话。另一要点则是“描写”事实。根据事实描写不是一笔笔流水账，不能平铺直叙罗列事实，而是把你要写的“事实”准确地生动地鲜明地描写出来，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且举些实例做比较。

鲁迅写过大量的日记、家书，是属于纪实文（其中一部分富有文学色彩的，我们不妨算作广义的纪实文学作品）。他写的许多散文，显然是属于纪实文学的范围。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一件小事》等，都是言之有据，确有其人其事，没有虚构，笔下翻动着感情的波浪，是纪实文学中的香花！鲁迅也写过不少小说，虽然取材于现实，但不算纪实文学

作品，如著名的《阿Q正传》。正象他自己谈到创作“阿Q”的经过时说的：“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都是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至于阿Q这个角色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见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要求自己是很严格的：写纪实文学就必定做到完全真实，他记住了藤野先生的一句话：“实物是那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而创作小说，“决不完全根据事实”，而且可以把事实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

再举个当代作家的例子。江苏作家陆文夫，很熟悉苏州的小巷，“我在这些小巷中走过千百遍，度过了漫长的时光；青春似乎是从这些小巷中流走的，它在脑子里冲刷出一条条的深沟，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见陆文夫：《小巷人物志·一集》代序）他的《美食家》，虽然写的是苏州风物、苏州小巷人家，但他在文末郑重附言：“本文是小说，纯属虚构，不得已而借用苏州风物，此亦文学之惯技，务请读者诸君不必一一查对。”这也说明小说创作，尽管有某些事实依据，但经作者“改造”并生发开去就使之成为“纯属虚构”小说了。

综上所述，可以明白：

“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才是纪实文学。

既不以事实为“根据”的，又不用“描写事实”的表现方法的，当然不属于纪实文学范围。

纪实文学可以说是反映实际生活的一面明镜。作者从复杂的实际生活中择取有记载和传播价值的、又宜于用文学手段（方式）表现的事实，如实地生动地描写出来；读者从中可

以分辨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什么是妨碍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什么是值得发扬的，什么是应当反对的，什么是可以兼容并蓄的。从总体上说，纪实文学要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有助于读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有人问：纪实文学范围里有哪些具体的样式呢？

我以为，纪实文学包括报告文学、文学特写、文学速写、传记文学、游记文学(山水文学)、抒情散文、文苑随笔等；也包括有文采的新闻作品，如某些通讯、专访、特写、速写等；一些有文学色彩的纪实文(如日记、家书、回忆录)也应包括在内。

有人以为只有作家写的纪实性作品才称得起“纪实文学”，没有作家称号的人写的纪实性作品，就一律不能纳入“纪实文学”范围。这样的判断未免太简单了。事实上，有些新闻记者或科技工作者的作品发表在新闻报刊上不久，就被选入“报告文学”集子里去了。

也有人以“文学味不浓”为理由，把一些本来应属于“纪实文学”范围的作品列入“另册”。这样评价作品未免欠公平。饮茶的人都知道，红茶、绿茶的味道有浓有淡，都得承认它们是茶，决不可把味淡的开除“茶籍”。怎么可以把有文学味但不太浓的纪实文学作品划归“另册”呢！即使是通常被人们认为“味浓”的长篇报告文学，细加品尝，这篇与那篇也有浓淡之分，谁能把那些淡的或比较淡的排除出去，不承认它在“纪实文学”中有安身之地！当然，事物都有一定极限。如果真正是没有一丝文学味的作品，也不能硬充为“文学”。

什么算纪实文学作品？什么不算纪实文学作品？这个问

题，颇多争议，我国历史上，曾长期重骈文而轻散文，唐宋以前不少老夫子不承认散文是文学。后来文坛风变，散文吃香了，不少过去的散文被迫认为“观止”的“佳作”。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古代的骈文也好，散文也好，都有不少作品够得上“纪实文学”的上品，因为它们都是作者“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的。

纪实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需求。中外古今，多少个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衰、社会的进退、人事的浮沉，都靠当时的“实录”记载。试想，如果前人没有为我们留下浩繁的生动的实录，我们对历史不将是一片茫然？如果光去翻阅那些离奇的神话、鬼话和传奇小说，对了解历史的真相又有什么裨益呢！

纪实文不可少。

纪实文学不可少。

中外不少有识之士，自觉地担起这个光荣的任务。

我又一次捧起方志敏烈士生前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他在《狱中纪实》一章中这样叙述写作的动机：

“从前，我是知道中国监狱一般的黑暗情形，但没有入过狱，还不能十分清楚。（入狱四月）亲眼看见囚人们憔悴黄瘦的嘴脸，亲耳听到囚人们的悲叹和哀号，亲身受到一切残酷的待遇，迫使我不能不在未被法西斯蒂匪徒们残杀之前，将狱中情形，描写出来。”

他在黑暗的深渊中感慨：“有哪个文学家，能够将囚人们的痛苦心情，曲折地描画出来呢？”他自己拿起笔了。可以说他是被“迫”拿起笔的。

方志敏同志决计采用这种纪实文体，“照实将军法看守所的实际情况”公诸于世，促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激怒起

来。“消灭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以便连同消灭他们的黑暗监狱”。他坚信，用“十分诚实”的态度，“忠实地写下来就得了”，事实可以打破敌人造谣的狗嘴，“造谣终抵不过事实”，用事实证明革命必胜，用事实去鼓励后来的革命志士奋勇前进（见方志敏为《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所作序言）。

高尔基写了《苏联游记》。这一位写小说的大手笔，为什么写起游记来呢？啊，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新的生活向他发出呼唤！他在苏联国土旅行，见到“无产阶级专政六年来”的变化，激起了“我心中永远不会熄灭的喜悦……和自豪”，于是“从那时起，我就幸运地靠着这种精力生活着”。由于他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长者，对昨天不会健忘，对今天不甘沉默。于是，他举起了笔，写着：

“我是新与旧的斗争的见证人。我在历史的法庭上，面对着劳动青年提出我的证词。他们对于过去的悲惨情况知道很少，所以对今日的情况常常过分轻视，甚至认识不清”。（见高尔基：《苏联游记·后记》，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高尔基是一位大作家。他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时空”里，并不以超人姿态出现，也不以“文坛”的文化人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一个“新与旧的斗争的见证人”，出现在“历史的法庭”上。他写的不是一般文章，而是要给青年们提供“证词”！

高尔基显然是出于一种高度的时代责任感，才大步走进“历史法庭”作证的。我们纪实文学作者应当有高尔基这样的责任感。

约翰·里德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是一部有划时代意

义的纪实文学巨著，是现代纪实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丰碑。此书问世后，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它给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了正确而异常生动的描写。”（《列宁全集》第36卷第542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认为，这位作者异常鲜明而有力地描写了十月革命起初几天的情形……这是一连串生动的情景，它们是如此典型”，“这些取自现实生活的画面，都再好不过地传达了群众的情绪，——以这种情绪为背景，伟大革命的每一项行动就成为特别明显的了”。“提供了一幅真正的人民群众革命的总的图画，对于青年，对于下一代人，十月革命对他们来说行将成为历史，因此这本书就更具有特别巨大的意义。”

约翰·里德为后人留下一部史诗般的纪实文学巨著，留下一幅十月革命的“总图画”。我们怎么不深深地感激他！

十月革命是1917年爆发的，在它之前的几百年、几千年，中国和全球发生过多少重大事件啊！是不是毫无遗漏地被载入史册，写进纪实文学作品中了呢？遗漏太多了！留下的空白太多了！致使我们今天的考古学家、和有志于研究中国史、世界史的青少年，对某些问题感到无籍可查、无证可考，徒唤奈何！

继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和全球发生了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又出现了许多重大事件。是不是都毫无遗漏地纪录下来了呢？情况略好于前期，但许多读者仍然觉得不满足。在近半个世纪中，能与《震撼世界的十天》相媲美的纪实作品还少！太少了！

我们回顾历史，翻阅以往的纪实文学作品，发现那么多的“遗漏”和“空白”，能说什么呢？能一味埋怨古人，苛求前

人？让我们同时代的同志们，引一句古语共勉：“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让我们快笔疾书，去追赶新时代的行云流水！不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下太多的“空白”。

姓“土”还是姓“洋”

文学的各种体裁，有的是土生土长的，也有一些是从外国引进的。那么，纪实文学究竟是姓“土”还是姓“洋”？

有人考证：姓“土”。

有人反驳：它本姓“洋”。

我认为，中国的纪实文学是土洋结合。考其渊源，先得从远古的原始的记事方法说起。据考古学家说，我们的祖先是绳子打结来记事的。往后才在乌龟壳、兽骨上刻字。再往后，记事方法又有进步。我们到历史博物馆里，看见陈列在那里的古铜铁器皿、竹、帛上面，就有依稀可辨的字迹。相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之后，记事的方法和工具越来越先进，记事也较以往详实多了。《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里面记载的一桩桩故事，要比认甲骨文详细得多了。但毕竟是按照历史的发展的顺序，一年一年、一朝一朝地写流水账，而且是“梗概”居多，读起来乏味。但是你不要轻易放过！这里面有珍贵的史料，而且为后人留下了“寓褒贬，别善恶”的“春秋笔法”，可资借鉴。其中不少篇章，就带有文学色彩。记载虽然粗疏，却为后世形成中国式的纪实文学准备了肥沃的土壤。

试看《左传》中的一篇《曹刿论战》就记下了“齐人三鼓，曹

刳请战”的故事的梗概。及至《国策》中，记下“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故事，已是文采飞扬，波澜迭起！

公元前104年，汉太史令司马迁开始了《史记》的编著，书成，中国才有了第一部正史，才有了第一部纪实文学巨著。“自此书出，所谓中国的‘正史’的体裁以立。作史者受其影响二千年。此书不仅为政治史，且包含学术史、文学史，以及人物传的性质。其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自天文学以至地理学、法律、经济学无不包括在内。其列传则不仅包罗政治家，且包罗哲学家、文学家、商人、日者，以至于民间的游侠。他串集了无数的不同时代、不同著者的史书，陶融冶铸之为一”（郑振铎：《中国文学史》）。《史记》工程浩大，从黄帝开篇，写到汉武帝，上下几千年，共一百三十篇，篇篇见人物，都同他们所处的时代密切关联，都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关联。一篇一篇连续下去，就好象看了一部通史，又好象看了连台戏。其间众多的人物活跃在你的面前。这样的伟大的纪实文学作品，将永存于中国文库和世界文库而不失其光泽。

继司马迁作《史记》创通史写法之后，西汉的班固编《汉书》，创“断代史”的写法。从此我国纪实文学有了多样的结构。在描述历史的重要进程或重大事件时，或取横断面，或取纵剖面，或纵横交叉，经纬交织。写法不尽相同，“横看成岭侧成峰”，却从总体上显现出“庐山”的真面目。

继《汉书》之后，有《后汉书》、《三国志》、《汉纪》、《十六国春秋》、《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

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清史稿》等史书陆续问世。它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史料价值，其中有许多佳作本身就是有中国文风的纪实文学作品。一句话，常被人们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都与中国纪实文学有着血缘关系。

不应当忽略的，是那些不为御用史官重视，不曾载入“为帝王起居注”的实录中，而又“言之有据”的逸史、野史。这是我国纪实文学的一大依托。如明朝灭亡之后，遗民把暗地传抄的部分野史集成《明季稗史汇编》《荆驼逸史》，其中不乏精彩之作。有一篇专写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文中虽有所攻讦，但记载不少史实，如说李自成“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平买平卖，豁免钱粮”，而且“颇爱斯文秀才”。还记下民谣：“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李自成兵员所到之处，明朝地方官员或早已溜走，或跪下投降。这篇野史就有“正史”中看不到的精彩故事。过去，我对元朝的历史不大了解，传下来的《元史》也未充分记载成吉思汗的业绩。前年，我到内蒙古采访，有幸借得一部《元朝秘史》，是蒙文、汉文对照本，仔细阅读，故事繁多，语言生动极了，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极富史料价值！

正史也好，野史也罢，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由于某些作者受到历史的局限和阶级地位的局限，叙事有所偏颇，不尽符合实情。以后注家蜂起，纷纷进行校正和批注，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不少批注本身就是纪实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轻视不得。

除了史书对纪实文学的影响之外，还有大量的古代散文，对纪实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的推动。如被称为“八大家”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散文，影响深远。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有如一幅幅山水画：《始得西山宴游记》写西山之高峻；《袁家渴记》绘山光水色；《游黄溪记》描初潭的奇丽……每篇各有侧重，^②各个风景区各具特色。“八记”中有形象，有色彩，有音响，还渗进了作者的深情。这些散文作品不同于述古纪史的正史，而是应时即景之作。用今天的话来说，它与现实生活比较合拍，可以算是有一定的“新闻性”吧。请看，“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开门见山，何等明快！“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这位老夫子，在《秋声赋》里劈头一句，就记下自己当夜的耳闻之声，末尾一句：“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又记下当夜内心的感应，真正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今天我们的纪实文学，更需要及时记录在现场的耳闻目睹印象，更需要追求“情景交融”的佳境！

什么才算精彩的纪实文学？欧阳修早有高见：“事信，言文。”也就是说，作者所描写的事实是真实可信的，所用的语言是有文采的。这并非欧阳修一家之言，许多作家都是这个主张，中外如此，只不过是表述意见的方法不完全一样。写纪实文学，一是要事信——真实性；二是要有文采——艺术性。只有第一条，那是一般的历史资料；只有第二条，那就是小说或是别的什么体裁的作品，与“纪实文学”绝缘。前面谈到的“八大家”的散文中，有叙事不信的，如韩愈的《获麟解》，世上本无麟这种动物，老夫子不过借麟自喻。至于他写的《圜者王承福传》、《柳子厚墓志铭》，都是写真人真事，有姓有名，“事信”而“言文”。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更是如此，可以说

是古代纪实文学中的范文了。

现在有些人把我国古代散文，只局限于少数著作家的抒情文，未免太狭隘了。其实，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分析文章的类别时，除了“六经”如骚、诗、乐府等体裁之外，列入散文范围的就有诔赋、颂赞、书记、祝盟、史传、论说等十八大类。仅书记这一类就包含二十三小类：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解、谍、状、列、辞、谚。在这样大的散文丛林中去寻觅古代纪实文的渊源，真是左右逢源！

这里，不妨举一文为例。韩愈为柳宗元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就是一篇纪实性的作品。他从柳氏家族说起，历数几代前人，才落到正题：“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接下来就追述他的一生：崭露头角，名声大振，一再被贬官“下放”，流落他乡（引者按：柳宗元曾被贬到柳州做官，为当地百姓办过一些好事，他死后柳州百姓还怀念他，为他设了一个衣冠塚）。韩愈笔下带感情，一边追述子厚的后半生，一边发感叹：“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进而评其“穷且益坚，一心为文”的得失。这样，就把一个年仅四十七的柳子厚写得栩栩如生，来龙去脉一清二楚。象这样的“铭”，可以当做传记文学来读。

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又称“口传文学”）很值得注意。从总体上看，它与宫廷文学有极大的区别。它不颂扬帝王将相，不写功名利禄，不复述国制朝章，不写剿灭农民起义军的“功业”，不写花花太岁的糜烂腐朽的生活。它所传的是众多百姓中的英雄好汉、渔人樵夫、牛郎织女……传的是穷帮穷、苦怜苦，要在血泊中杀出一条生路。虽说是粗疏一些，但它“传”的是中国老百姓中间可亲可敬的人物和事迹，用的是中国老百

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这里的文学语言没有八股腔，没有学究味，大都是最通俗易懂的口头语，这样生动逼真的口头文学，老百姓哪个不爱听，听了哪个不爱传！

朋友，你在江南听过山林里的对歌么？听过梆梆渔鼓、如怨如诉的五更调么？听过扬州的评书么？我同许多同龄人，都曾经听得入了迷！还有那伴随皮影戏、花鼓戏、京戏、汉剧的演唱而流传开来的精彩“戏文”，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激发了向史籍问津的欲望。自幼听长辈讲“朱毛红军过山坳”、“贺龙一把菜刀起家”、“萧克劫富济贫”的秘闻，我仿佛在朦胧中见到闪烁的星光。直到参加革命后，我才有机会一部接一部地阅读革命领袖的传记、革命前辈的南征北战的实录。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有机会到江西、闽西、陕北等老革命根据地采访，从老红军、老八路、老烈属、老军属、老党员和许多群众的“口”里，采集了大量的口头文学素材，而且有幸亲睹许多革命文物。乡亲们谈起悲壮的往事，往往声泪俱下，我的心情也为之颤动，我的秃笔也跃跃欲动。是的，正是这浩瀚的口头文学给了我们滋养，给了我们从事纪实文学的写作、研究的动力。我坚信，如果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把以往口头文学素材集中起来，够我们消化几辈子的哩！

口传文学中有没有“水分”？有。有没有“糟粕”呢？也在所难免。不过，经过“筛选”、“过滤”，就能发现真金。我们不能因为怕鱼刺就不去吃鱼。我们也不能因为见到“拦路虎”，就不去钻密林。在湖南，特别是在湘西一带，有许多关于贺龙的传说，真是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传得活龙活现！有的作者深入民间采风，写成了《贺龙传奇》，确实带有传奇色彩。透过传奇的纱幕，也可以看到这位人民英雄的某些“龙腾虎跃”